

磨刀匠：渐行渐远的身影

晚报记者 朱保彰 文/图

街角偶遇老磨刀匠



“磨剪子嘞，戥菜刀……”激扬顿挫的吆喝声高亢而悠长，曾经的“经典腔”而今只留存在我们儿时的记忆中。多年以前，经常听到磨刀匠的吆喝声，磨刀匠们走村串户穿梭于城乡大街小巷，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肩上扛着一条长板凳，边走边吆喝的磨刀匠形象也在我们几代人的心目中留下很深的印象。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磨刀这个行当的生意相当红火。滚滚向前的时代，总是在淹没一些东西，又在不停地塑造一些东西。如今，时过境迁，磨刀匠慢慢地从我们的视线消失了，这种老行当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渐渐地面临失传。

定下磨刀匠这个选题之后，记者多次穿行在大街小巷寻找磨刀匠的身影，但连续几次都落了空。前几日，记者路过沈丘县槐店镇医院拐角时，猛然听到电喇叭里传出“磨剪子嘞，戥菜刀……”的吆喝声，记者循声发现一个磨刀匠靠在老林业局的高墙下正在吃力地磨着一把菜刀，西斜的太阳照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满脸的汗水闪着亮光。

走近磨刀匠的摊子，记者看到了这个磨刀匠的行头：一条破旧的板凳两头分别绑着和镶着块磨刀石，板凳的底下有一个电喇叭，循环播放着磨剪子嘞戥菜刀的声音，雄浑的经典腔让人百听不厌。

磨刀匠大概有 70 岁左右，肩膀上搭着条破毛巾，他骑在板凳的中间，左脚蹬着一个固定在板凳前方的铁链子，防止磨刀时板凳发生移动，影响磨刀的质量。在磨刀匠的身旁有几把待磨的菜刀和剪子，几位老大妈在

磨刀是吃体力的苦活

唐文山说，磨剪子和戥菜刀不仅是个体力活，而且还是个心细的活。同样一把刀，磨轻了让人感觉还是钝，下次人家就不找你了；磨重了刀会卷刃，缩短了刀的使用周期。所以，磨剪子和戥菜刀注重的是火候，这就是小行当里隐藏着大乾坤。不是行家，磨出的刀只是表面上的光和明，但切东西时的感觉明显不一样。不仅如此，磨刀需要有很大的耐心，一般磨一把土菜刀需要磨上半个小时到 40 分钟。说话间，唐文山老人向记者展示他作业时的状态：在一条板凳的另一头镶嵌着一块磨石，他一双手抓紧刀的两头，用双腿的力量固定磨石，磨一会儿就放在旁边的水桶里浸一下，拿出来继续磨。菜刀磨好后，他便会拿起菜刀在板凳一侧挂着的布条上试试刀锋。工具虽简单，但磨出的刀却把把锋利。

一旁等待，漫无边际地聊着家长里短。磨刀匠每磨好一把菜刀，便会收取三块钱，然后，悠闲地点燃一支香烟，一支烟抽完后，再继续磨下一把。记者在磨刀匠交谈中得知，他叫唐文山，是沈丘县范营乡人，今年已经 68 岁，一个女儿已出嫁多年，老伴在 10 年前因病去世，现跟随女儿一家共同生活，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带着磨刀的工具有四处游乡。唐文山说，以前他和父亲开了个打铁铺，主要是打镰刀、剪子和各类刀具，他们所打制的物件在方圆十里八村是出了名的，现在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一提到唐家菜刀还都翘起大拇指连声叫好。父亲去世后因缺少人手，打铁铺关门了，因丢不下与打铁相关的活计，于是跟人学起了磨剪子和戥菜刀的手艺。现在算来，自己磨刀快 40 年了，不知道磨了多少把剪子和菜刀，但每年能用四五块磨刀石。

唐文山说，当初自己跟随师傅学习磨刀可辛苦了，自己在一边只能看师傅磨刀，等收了生意，师傅才让他拿一把破刀磨，然后在一旁指点，每次磨刀都少不了师傅的训斥，光自己学磨刀就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

唐文山说，磨刀是五分技艺和五分力气，光有技艺没有了力气也就说明你这个磨刀匠是干到头了；光有力气而缺乏磨刀的技艺也注定磨刀的生意惨淡。磨刀不仅需要眼明心细，更重要的是不怕出力。说话间，他向记者展示了他双手的虎口，由于长期的磨刀，两个虎口上都结着厚厚的黄茧，右手虎口的茧子比左手的要厚许多，这充分说明他不仅磨刀的数量多，而且是下力气磨出每一把刀。双手的虎口见证着唐文山老人的技艺和他那份敬业的精神。

磨刀行当日渐萧条

“磨刀无法，按住死擦。”唐文山老人说这句口诀是他的师傅告诉他的，磨刀就是得吃苦耐劳，不能有半点的妥滑。老人告诉记者，磨菜刀有四道工序，一打二戥三粗磨四细磨。头道工序除去刀切面上的卷口，接下来将刀身前端塞入木楔，用脚踩住铁链子，铁链子压住刀柄与刀面连接处，开始接下来的的工序。“我从小就跟父亲学打铁，当他的下手，父亲去世后我就开始跟人学磨刀，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要多锻炼，磨刀能锻炼身体，对我来说，这个过程也是一种享受，遇到一把好刀就像遇到了知音。不过，现在的刀具都机械化了，知音也越来越难遇到了。”磨刀是个技术加体力的活，磨刀将近 40 年了，磨坏了无数个磨刀石。在长期的磨刀生涯中，唐文山老人落下了一些职业病，肩膀肌肉和颈椎时常酸痛。磨刀市场日渐萎靡，现在磨刀的大户只能是餐馆里的厨房和肉摊，因为这些师傅使用的都是老传统的刀具，所以对磨刀匠也很敬重的。

唐文山老人说，以前磨刀的活计很多，平时每天也能磨上一二十把刀，到了年关的时候，接的活当天磨不完。现在一天也磨不了几把，剪刀就更少了，导致磨刀活计萧条的原因是现代化的机械逐渐代替了传统手工艺，不仅如此，磨刀石也被电动的砂轮机代替了，但手工磨刀的效果是无法代替的。“现在摆摊磨刀的人很少了，年轻人也不愿意学这门手艺，只要我能干得动，就舍不得丢不下这个我喜爱的行当，直到做不动为止。”言谈中，唐文山老人对即将失传的老行当有些依依不舍。

“寻访周口老行当”⑤

古代官员的退休生活:常常著书立说 传播文化

华三川《香山九老秋兴图》，描绘白居易致仕退隐洛阳龙门香山，与其他 8 位耆老集结“九老会”，远离世俗，忘情山水。

中国古代，官员退休称为“致仕”，把官职还给君王。如果官员年老体弱，也可主动申请退休，称为“乞骸骨”，使骸骨得归葬故乡。从周朝起，“大夫七十而致仕”为后来各朝沿用。但明朝破了古制，文武官员六十致仕；至清，参将以下的武官退休年龄，调整到五十四岁至四十五，“参将五十四，游击五十一，都司守备四十八，千总、把总四十五”。

政治待遇

古代官员退休后，依然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礼记》记载，卿大夫退休称“国老”，一般官吏退休称“庶老”。

《资治通鉴》记载，公元前 43 年，汉元帝朝的丞相于定国、大司马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三位高官请求退休，皇帝批准后，分别赏赐他们“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

魏晋时期的退休官员会有个“顾问”之类的闲职。而唐朝对于退休官员都举行欢送仪式，敲锣打鼓送回老家。三品以上的官员退休后，恩准在朝廷行走、参与议政。

宋朝叶梦得《石林燕语》载：“神宗初，李少保东之自侍读致仕，上特召对延和殿，命坐赐茶，退偕讲读官燕饯于资善堂。”皇帝同退休大臣亲切交谈，并请喝茶、吃饭，这是莫大

的政治荣誉。但李东之是前朝皇帝的近臣，宋神宗待见他，“故礼之特厚，非常例也”。

宋神宗以后，允许带职退休，官员退休时都晋升一级；而且退休后，仍可加衔晋级。

辽代对退休官员很照顾，在 968 年规定：“老耄者，增俸以休于家。”不仅增加薪俸，保证衣食无忧，还授予荣誉性的官衔与爵位，以示尊崇，身体有病的，另派医官随时诊治。

明初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退休，四品以下任现职满三年且无大过者，可升一级退休。至明中期，业绩突出者可升两级退休。而且，退休后参加宴会、祭祀等活动，仍享受原级别待遇。

清朝赵慎畛《榆巢杂识》载，嘉庆帝“优礼旧臣”。乾隆帝则喜欢同退休老臣诗词唱和，“凡御制诗章，时附驿寄，命之赓和”。

官特给一半料钱，盖以示优贤养老之意”。宋真宗除了给退休干部发半薪外，还给他们加级，这叫“迁秩”。但“迁秩”是要经过考核的，“须有清名及劳效”。

明初曾规定退休官员食原俸，但很快就取消了，一般情况下不给退休官员发退休金，家里实在太穷的话，根据个人申请，“有司月给米二石，终其身”。清朝基本按照明朝退休制度执行。

经济待遇

汉代规定，俸禄两千石以上的高官，退休可领取原俸禄三分之一的养老金。也有特例，汉章帝元和三年（86 年），贤官第五伦申请退休时，被汉章帝赐“以两千石俸终其身”，并加赐钱五十万，公宅一所。

“唐致仕官，非有特敕，例不给俸”。除非皇帝特批，否则的话，唐朝官员退休后没有退休金，但能得到一定数量的田地养老。

宋朝“国初循用唐制，至真宗乃始诏致仕

退休生活

古代官员有“致仕悬车”的做法，既然退休了，就安享晚年，不出来打拼了。

汉元帝时的御史大夫薛广德退休，坐着皇帝赏赐的车子回到家中，就把“安车”（高级轿车）挂了起来，表示自己退隐江湖，不再出山了。这也是一种荣誉展示，那是皇帝赏赐的高级轿车啊！

历史上的官员，文化素养普遍较高，退休后，常常著书立说，传播文化。当然，也有好多退休官员依然关心政事，积极发挥“余热”。

东汉桓帝延禧九年（166 年），部长级高官杜密告老还乡。但他常常到地方官府里谈事情，说东道西。同乡还有个官员叫刘胜，退休后，就不问官场之事，“闭门扫轨，无所干及”。

地方长官很烦杜密，就委婉地对杜密说：“现在，朝里的公卿大夫们都夸赞刘胜是个清廉高洁的人啊！”杜密一听就明白了，回答说：“刘胜是朝廷大官，受到你们地方官员的礼遇，但是，他明知是好事、好人却不表扬、推荐，听到不好的事情也一言不发。为了保护自己，形同寒蝉，这是罪过啊！而我只要发现人才和好的行为，就一定会向你这个父母官汇报，见到违反道义、丧失节操的不良之士，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纠

正，使得你能做到赏罚都很公正。你想，你美好声名的鹤起，不是也有我的一点微小作用么？”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三记载，后周世宗柴荣的亲爹柴守礼从光禄卿的位置退休后，被几个高官的老父亲围绕看，形成了一个叫“十阿父”的小圈子，“恃势恣横，洛阳人畏之”，即使杀了人，照样逍遥法外。

苏辙的《龙川别志》载，八王赵德芳因病退休后，皇帝去看望他时，八王爷问：“叔叔我很长时间没见到皇帝了，现在是谁当宰相啊？”皇帝说：“是晏殊。”王爷说：“这个人名字在图谶里，怎么能用他当宰相呢？”皇帝回去就找了个茬儿，撤销了晏殊的宰相职务。

但从史料来看，史上绝大多数官员退休后，都是优游林下、安享晚年的。

辽朝末年，高官马直温退休，夫人祝贺说：“我家给你五十年了，青丝已经变成白发，儿孙绕膝，家事也打理得井井有条，但是，老家的田地、菜园都快荒芜了。现在，你被批准退休，正好‘携手东归，渔阳山水，自古清秀，乐时娱燕，斯于偕老，’岂不美欤？”

马大人觉得夫人的话很有道理，高兴兴地回老家弄园子去了。

（李晓巧）